

冷地

王易树 / 著

一部穿着奇幻小说马甲的美学小说，
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百年后的经典再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王易树 / 著

冷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地 / 王易树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108-3600-8

I. ①冷…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0997号

冷地

作 者	王易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8
字 数	702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600-8
定 价	36.00元

自序

一切至为崇高的情感、思想与行为，皆可提炼出美的内涵。

美并非一种学说，因为美无可质疑。

美是一种信仰，只不过我们信美，并非为了死后能进天堂，而是单纯为了美。王尔德说，认为美的作品仅仅意味着美的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美的意义只能是美。

力量是美的载体。美的信徒不会去否定力量，但会奉美为上。

不同的力量可以相互转换，譬如生命转换为金钱，譬如性欲转换为食欲，譬如权力转换为法律。不同的美无法相互转换，譬如爱情永远无法转化为亲情：随着审美疲劳，爱情必将在恋人之间逐渐逝去，只不过有些人通过厮守而亲情渐长，这才是实质。因为上述属性和特性，所以美在时间面前要比力量脆弱很多。因为脆弱，所以珍贵。

美必须是非功利的、不受限制的，道德标准无法评价美，法律规则无法审判美。

美感是智慧生命才拥有的感觉。在美感驱使下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称之为尚美力。一个尚美力高的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显然不在此列。随着深入信仰，美的信徒能较其他人拥有更强的尚美力，他们引导众人真正摆脱愚昧与低俗。那些龌龊之事，诸如理科男以猥琐玩笑标榜幽默，诸如众人围观见义勇为的青年被歹徒殴打，诸如不慎滑倒的老年人讹诈前来搀扶的正直青年，皆为美的信徒所不齿。

美的信徒有且只有四种形象：战士、舞者、画匠和传教士。战士保护美，舞者展现自我，画匠创作艺术品，传教士宣扬信仰。我们可以是某种单纯的形象，或是

多种形象的复合体，就如同复杂的人格。这种复杂组合的配方，可以是随人的一生而不断改变，亦成就美的信徒的精彩人生。

许多人抱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实则缘于力量崇拜，无论是拜金还是拜权，任何力量范畴的努力都只能南辕北辙，唯一的解药便是美的信仰。



目 录

第一卷 钻地机的阴谋

第一章	云间创世纪·····	003
第二章	吃树。独白·····	007
第三章	DARKEN。宠儿 ·····	015
第四章	吃树。职业人·····	018
第五章	羊。思忆·····	023
第六章	DARKEN。何为自由 ·····	027
第七章	吃树。信仰战争·····	031
第八章	兽。云间回忆·····	043
第九章	DARKEN。统治 ·····	048
第十章	吃树。美与痛·····	052
第十一章	吃树。为所欲为·····	061
第十二章	DARKEN。怜悯 ·····	072
第十三章	吃树。幻境落幕·····	076
第十四章	DARKEN。自由 ·····	089
第十五章	吃树。巢穴·····	094
第十六章	DARKEN。黑孩子 ·····	113
第十七章	吃树。安息夜·····	119
第十八章	吃树。魔王的女儿·····	132
第十九章	吃树。蛾子·····	149
第二十章	若寒。身世·····	159
第二十一章	吃树。再赴轮回·····	165
第二十二章	若寒。告别·····	171

第二卷 不灭者的回忆

第二十三章	NAVA。冷地创世纪	177
第二十四章	吃树。毒药	181
第二十五章	NAVA。煤	189
第二十六章	吃树。图书馆	193
第二十七章	NAVA。自由翼	199
第二十八章	吃树。影羊	203
第二十九章	若寒。并蒂花	210
第三十章	NAVA。初恋	218
第三十一章	若寒。永动机	222
第三十二章	NAVA。诡计	239
第三十三章	若寒。挚友	243
第三十四章	吃树。骑士	254
第三十五章	巡。牧光者	263
第三十六章	吃树。鸟巢之口	268
第三十七章	NAVA。宣战	276
第三十八章	若寒。象鼻虫	279
第三十九章	吃树。科学世界	288
第四十章	DARKEN。重回云间	298
第四十一章	吃树。监牢	302
第四十二章	若寒。贺礼	313
第四十三章	DARKEN。白刃战	322
第四十四章	吃树。婚礼	329
第四十五章	若寒。决裂	336
第四十六章	DARKEN。夜袭	348

第三卷 植物们的盛宴

第四十七章	若寒。焚门记·····	359
第四十八章	吃树。兽角·····	375
第四十九章	若寒。羊脂宫·····	380
第五十章	兽。陨灭·····	399
第五十一章	吃树。关铁工厂·····	405
第五十二章	若寒。人质·····	429
第五十三章	吃树。面试·····	442
第五十四章	吃树。长艇·····	457
第五十五章	若寒。情感法则·····	477
第五十六章	若寒。瓢虫·····	495
第五十七章	NAVA。决战·····	510
第五十八章	吃树。木船·····	514
第五十九章	NAVA。植物战争·····	548
第六十章	若寒。尾声·····	572
后 记	·····	595

第一卷

钻地机的阴谋





第一章 云间创世纪

得到的瞬间，已被他们遗忘。神说：我折下翼，挽救你。天空降下九根羽毛，云间启世。白与蓝。蓝与白。白在无垠的空间绽放，蓝在白的缝隙蔓延。耳边，风声悲凉。是的。他们悲伤着，为灭亡，为诞生。

转眼，已逝千年。尘埃在世间飘荡，终于纷纷坠下。那隐没于背景之后的深沉对话，终于不再互相言语，转而开始旁观。绿意从荒原的点缀直至遍布云间，草木渐渐繁盛。落日西沉之后，花的芬芳薄雾般渐渐消散，夜悄然在草尖洒下润泽露水。你抬眼凝望夜空，星辰仿佛触手可及。

云间双千年。长长的黑影徐徐掠过草原，第一头诞生于这片世界的禽已生长得无比硕大，它的羽翼如大地般坚实翼展幅跨山峦，它将你的光和荣耀轻易覆为黑夜般的阴影，而你对它顶礼膜拜。你的步伐依然是自由的，你在草原上狂奔，长路漫漫，你遇到相同形状的伙伴，于是不再孤单。

你并不知晓，那头翱翔于大地上方的巨大古禽，在它脊背与双翼上一个国度正悄悄诞生。站立在古禽庞大身躯之上的孩子们，与生俱来拥有翅膀，天生享有最大的自由。云间四千年，飞翔的孩子们出现在云间的天空。待他们的眼睛折现更多的成熟和坚定，都市和宗教便出现在云间。巨大的阴影笼罩山脉和平原，缓缓移动。古禽如丘陵般的脊背建立了云之城。你凝望星空，那里，他们恣意翱翔。

光。她触摸我如同母亲。绿草如茵，少年跪地，光射透他的身体，他是炫目的。

他祈求智慧。

他祈求美丽。

他祈求羽翼。

他所祈求的，便得到。

你窃窃说，宠儿。是的，少年回首说道，但我是无辜的。

他们的死是云间的奇观。相恋，相伴，互相缠绕着上升，直至力竭，直至



坠向地面化为尘埃。那些不曾相爱的，便不死不毁，并逐渐掌握了最大的力量；那些不曾相爱的，被称之为长老院。

众，皆享自由。长者站立在云端，摊开双手向众灵宣布。他所说的，便是法典；他所说的，便为规律。神撒开手，将掌管大地的权柄交予他的手中。

万物随天性而为。万事须成规则。

生命分为七道，七道为一轮回：尘、草、木、羊、兽、禽、使。

生命不灭。生而死，死而生，生死轮回。

于是积尘为草，草枯树生，羊食草木，亦为兽口中食。得受翼者，穿行于云直至无力坠地，或为使者，或为尘埃。是为轮回，周而复始。

长者跨出云端，踏上一只禽的脊背继续宣言。云间法典第十条：万物皆平等。不分高低，不论贵贱。

云间法典第十四条：光无往不利，影无处可遁。

云间法典第十五条：草木羊兽沉于云，禽及云使浮于云。

法典第一百九十九条：惑于欲者，必为欲所杀。

法典第二百条：义者升华，罪者沉沦。

法典第二百〇一条：助人者得福，害人者得祸。

.....

长者继续开口说着，他所颁布的，便定为云间的规律。从此，云间是有序的了。

二

层云低垂于草原，地平线的山峦安详巍峨，几束阳光射透云层倾注而下，草尖折射金色朝晖。年轻的禽展开双翼，穿越云层，它已强壮到无须同类的陪伴。在它翼下的广大绿原，一只小点正在其上缓缓移动。那是一头青毛兽，草原上的奔驰者。耳际灌满风，前足扩伸至更前方，后肢奋力蹬踢泥土，足胫两侧的草尖飞梭而过。可在兽的眼界里，那些矗立于西方的群山却依然遥远，脚下的草原亦似无止境，偶尔在头顶云层隙缝一闪而过的飞翔鸟，似乎仅仅拍了拍翅膀便远远超前了去。

那只飞翔鸟在草原上投下浅浅的影子，兽加快步点追逐着那只影子，并企图缩短与影子的距离，可他不久便发现那几乎无法做到，飞翔鸟在云层间飞掠而过，影子一再消失、出现，但每一次出现，都距离他越发遥远。终于那只飞翔鸟隐入云层，消失了。



剧烈的喘息令它胸骨疼痛，也令他饥肠辘辘。青毛兽终于止下脚步，承认那飞翔在天空的，是无比自由，令他嫉妒而与生俱来的自由。

草原间的一汪碧湖。兽被湖水的清新气息所吸引，口渴难当。见捕食者临近，湖边的羊群远远骚动起来，不时便落荒而逃。兽没有更多的气力去追逐，此刻，他只需要水。待喧嚣平歇，湖畔仍伫立着一只羊，毛色纯白，她呆视着湖水，双目如湖光般碧绿清澈。

只有这只羊，对靠近的威胁置之度外。

青毛兽缓步走近白羊，为何唯独你没有逃走，他低沉开口。

那双碧绿眼睛凝视着水中自身的倒影，颤声回答：她太美了。我一走，她便不见。我要望着她，至死。

然后羊看见水里的至美身影身后出现一头雄伟绮丽的兽，她轻声咩叫提醒伙伴离开，可水中的伙伴没有丝毫离开的意思，反而模仿她一般咩叫。她被打动了，怔怔自语道：看来我们注定是不知离弃的，即便是死亡的威胁。

兽伸出前爪打碎了水中的倒影。羊缓缓回头，来吧，我的一切都给你。然后她惊讶地发现眼前的兽与即将杀害她爱人的凶手，长得别无二致。死神竟是一对孪生兄弟。

呵，兽的微笑转瞬即逝。你所爱的，是你自己的倒影。一旦湖水平静下来，她还会回来的。言语间，湖水又恢复平静，水里又现出一只白羊与一头青兽。

她顿时醒悟，开始意识到眼前的危险。羊战栗着后退，玉石般的碧绿双目渐渐渗入恐惧。可出乎意料，眼前的猎食者并未将自己扑倒、撕裂咽喉，而只是用面颊轻蹭她的腹部。她感觉兽伸出前爪，轻轻地摩挲自己的背脊。那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开口了：我不吃你。别怕。作为食物，你过于美丽。

你不吃我？

快走，乘饥饿还未令我反悔。

羊的目光再次回到湖面，那拥有宝石般剔透双眼以及如雪般洁白皮毛的爱人，原来始终是自己，孤独感瞬间将自身笼罩。她沉默良久，注视着兽锋利的双眼，说：你让我失去了最珍贵的爱人，纵然我从未拥有过。或许你该在我顿悟之前将我杀死。

真相总是伴随着痛苦和失望。你不知感激，而我却赐予你重生。

如此这般……羊默默道，那么从今后，我便是你的。

兽固执地认为，奔跑的极致便为飞行。尽管遭遇一次次失败，他依然幻想着有朝一日他能飞离草原，直抵云端。他始终未曾放弃奔跑。黎明，他逐日而去，

消失在地平线；日落，他蹒跚归来，时而嘴角带着血迹；至夜，他们在凌寒中相依取暖。

为什么你从未伤害我。

因为欲与美，是水火不容的。作为食物，你过于美丽。

他们是羊与兽。传说始于云间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羊为兽食。而他们之间的，却为眷恋与保护。这行为触犯了云间的定则。于是他们遭到审判以及刑罚。

他们被分开。青兽被束上铁链，滑入深渊，从此终日黑暗没顶。白羊则跟随羊群迁移至他处。

头顶的光亮，湮灭了。兽发出最后的啸叫，这是与一切作的挥别。





第二章 吃树。独白

—

自由。

这两字嗅若阳光。我意志尚存。角落，众人掘开大地，伸出手掌，他们的枯指藤蔓般到处蔓延，希冀发现寻觅已久的出口。由四面，至眼前。我无路可退。我会成为这座原野上的一株树。十指伸向天空，却永远无法脱逃。

“云间，自由之地。”长者的身后，沙尘暴没顶而来。天黑了。

火种在掌心忽明忽灭。长路漫漫。脚下的沙砾缓缓向前流动。红月自地平线喷涌而出，以不可觉察的速度上升。目的地似遥不可及。人们倒下，陆陆续续。长者的训导在风中化为呢喃：“生而死，死而生，生死轮回。”“众，皆享自由。”“无所不往。无所畏惧。”

风沙弥天。越陷越深，直至没顶，然后如记忆般被遗忘。少女跪在沙丘之巅祈祷：我们是你顺受的民，请带我们离开此地罢。而转眼间，她便不见。

我垂下头，火种灭了。长路，亦是绝路。

二

子夜。我出现在城市的角落。红月占据半个夜空。燃烧的环形山。那里，是称之为炼狱的地方。

摊开右手。炙热的烟尘自上空飘落，纷纷扬扬，他们带着遥远的温度，灼伤我的手心。

很久未见日出。夜晚的记忆总连续而清醒；至于白天，我埋身于尘世劳作，兢兢业业，悉心屈从规则和每一条世俗。当每一丝夜色浮现，烟尘自天际纷扬而下，我必颓靡地走出地铁站，在人潮涌动的街道上缓缓步行，直至住所。独自行走，告诉自己：工作仅是谋生的手段，仅此而已。习惯在水槽边长时间洗手，习惯倾听水流注满水槽的声音，然后将头浸入水中，反复告诉自己记忆亦是可清洗的。不屑的记忆，便清洗一净。然后。如获新生。



此刻正是子夜。灰烬陨灭，感觉复燃。我洒下手中的烟尘，步入一间酒吧。

我是吃树，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我有一份枯燥的工作：统计孩子们的创意点数，并对成本进行计量分析。如同一支机械臂在采摘花蜜。对于白天的所作所为，我能通过选择性遗忘来保护自己。直至子夜降临，六感逐渐恢复，使然恢复清晰而连贯的记忆。

我供职于咨询公司。在我们那个时代，想象力随着年龄而销蚀殆尽，因而弥足珍贵。而孩子的本能，便是想象。公司拥有巨大而光鲜的厂房，数以百计的孩子在此把玩沙土与水，思考，想象。我们将他们潜意识中无所拘束的思想点滴小心翼翼加以记载，收集，然后投入流水设计。收集构思，绘制图表，工作日复一日，如不知疲倦的齿轮，我不觉衰老，我的身体亦如一张运转不止的机器，所有的思想只在夜晚苏醒，如重获自由般。

这夜我遇见一名女子，她名为若寒。若寒在一间爵士酒吧里兜售梦境，Visiss。这是五光十色的地方，正对吧台的白墙上用炭笔画绘着华丽而夸张的羽翼线条，象征想象力的自由，但顾客的思想却苍白无奇。萨克斯宣泄沉闷和寂寞。她身着黑色紧身衬衣和及膝荷叶裙穿行于人群，肩膀瘦削。在每个客人的耳边述说一个离奇的梦境，若顾客喜欢，便会掏钱。

“黄土龟裂，盛开巨大的百合，深紫色。城市坐落于花心。子夜，我立在花瓣的阴影里仰视圆月。雄蕊之端，人们相拥而眠。小径随风摇曳，夜，安心而甘甜。”

她在我耳边开口了，我瞥了眼她碧绿之瞳，一个哆嗦渗过心头。真美。

“在夜晚苏醒，在白天入眠。”

“突然间，我看见黑夜如破败的墙纸般撕裂、破碎。烈日光举着火把四处燃烧。头顶，巨大的花瓣生烟，燃烧。大块大块的花瓣垂死蜷缩，崩塌。人群四散，然后化为碎片。我站立在城的中央，却无法迈步。”

“他来了。瞩目而稳泰，这是爱人的气味。他是巨人，伸手托起花萼，大地便停止颤动。我颤颤立在他的指尖，脚下深不可测。他开口说，他来，只为我。而我看见他尖利洁白的牙齿，突然害怕非常。”

“‘我不能跟你走。’我说。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狰狞，他再次开口，我却只能听见巨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一旦不再相爱，任何语言都奈何擦肩而过。”

她在黑暗中沉默。

“后来呢？”我摘下小指上的白银戒指放进她的手心。

“没有后来，我尖叫着惊醒。”她将目光投向黑暗，怔怔说道。烛光将她的侧影投射在墙壁，形成一具奇特而柔婉的剪影。四周开始在视线里失色，所有折射在她的发梢上的光线，都丧失变幻，仅仅沦为线条与阴影，这道曲线万般诱惑。



当她发现我定定望着她，绿眼睛折现惊惧。我在双唇间竖起手指，然后双手交握于心口。我不会伤害你，我企图开口，没有说出声音，她却点点头。沉默得以交融在一起。

或许仅仅源于酒精，我开始无限地膨胀。旷原在心的幅员内恣意伸展，人的城市蜷缩着远离我。我大跨步追上去，残枯的花瓣捧在手心，花心里的城市燃烧崩塌。幸而，我救出了爱人。她立于我的指尖，与我一同耐受孤独。然而她凝视我的眼神却慢慢变得恐惧而颤抖。

身体的某个部分正在苏醒。却感觉自己正变得陌生，一切解释都徒劳无益。视线逐渐模糊，我看见……陌生的光。

三

再次见到这名女子，天色阴沉。大群大群的蛾子在城市上空厮杀，鳞粉弥漫空气。呛人。我避入一间酒吧，恰巧，正是 Visiss。她没有客人，看见我，眼睛闪烁了一下。

举起淡蓝色的酒杯，冰块在酒精中慵懒自得。一阵廉价的茉莉花香。“梦境始于一座建筑，建筑本身坚硬厚实没有丝毫活物气息，位于建筑中央的竖井如深渊般深不见底，一座铁质旋梯将楼层间架连起来。旋梯之上，我提着黑缎长裙拾阶而下，裙摆曳地。每个楼层都只有一扇铁门，门上有扇木窗。启开，便有一张脸向我倾诉一个故事，而我默默倾听。直到某个时刻，每当竖井深处传来窸窣声响，有东西的触手开始从黑暗深处向上蔓延，我便匆匆上楼。那扇属于我的木门始终开启，迎接我，守候我。苏醒之后，我将房客的故事当作梦境贩卖给陌生人。只有这次例外。”若寒已开始在我耳边叙说她的故事。我默契地摘下铂金音符胸针，放入她手心。

“只有这次，例外。但凡例外，却为致命。”她继续叙说，“那是一扇别无二致的铁门，打开木窗，没有人脸，却为一片湛蓝，如碧空般令人心碎。我禁不住满心好奇，推开了铁门。我本不该推开铁门的。门后空无一人，长长的甬道通往另一栋建筑，那里也有一座别无二致的铁质旋梯，旋架于每个楼层，竖井深不见底。每个楼层亦有且只有一扇铁门，铁门上一扇木窗。那一片湛蓝，绽现在旋梯深处某扇打开的木窗里。”

“我提起长裙疾行。可旋梯何其漫长，看似接近，实则无休无止”，“越往下走，就越接近竖井深处的浓重黑暗，那些窸窣响声便愈发令我恐惧，那一方湛蓝亦越发明亮透彻。我终于赶到，迎着蓝光奋力推开铁门，门后同为长长的甬道，通往另一栋雷同的建筑。那里，旋梯深处湛蓝绽放。隐匿于表象的恐惧充斥了